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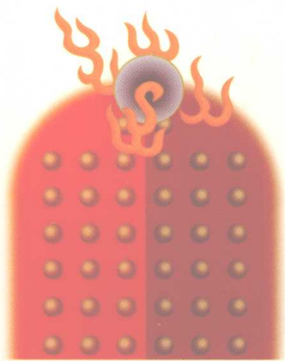
重 庆 民 族 丛 书

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土家族与古代巴人

杨 铭 主编



重庆出版社 ▲

重庆

民族丛书

Chongqing Minzucongshu

土家族与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主编

古代巴人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家族与古代巴人 / 杨铭主编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3. (重庆民族丛书)

ISBN 7-5366-5939-3

I. 土… II. 杨… III. 土家族-民族历史-研究-
中国 IV. K2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06265号

重庆民族丛书

土家族与古代巴人

TUJIAZU YU GUDAI BAREN

杨 铭 主 编

责任编辑: 曾海龙 苏晓岚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聂丹英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50号)

新华书店经销

香港明捷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市九龙坡区商业装潢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5 1/32 印张: 64

字数: 1550千 插页: 24

2002年9月第一版

2002年9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366-5939-3/I · 1126

定价: 120.00元 (共六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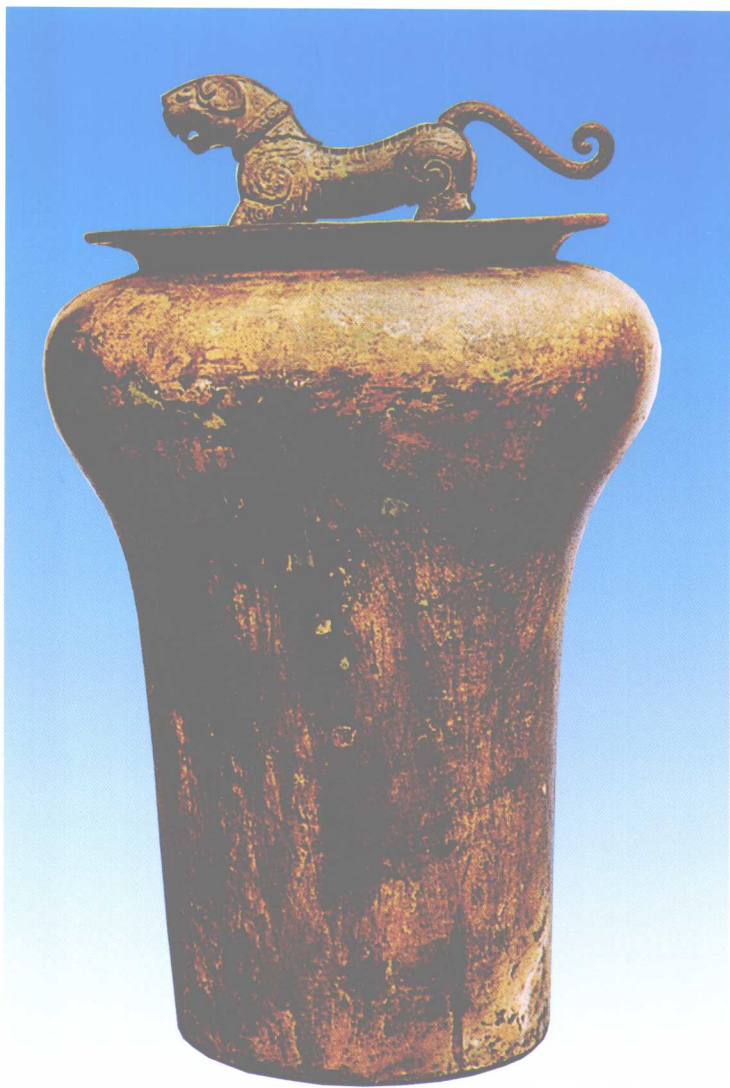
重庆巫山县大溪新石器时代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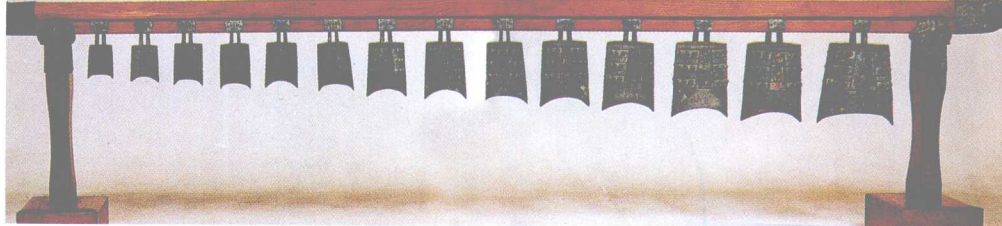
重庆綦江县二塘岩崖墓中的舞蹈场面



湖南龙山县农车乡的摆手堂



鎛
于



编 钟



扁
钟



钲



湖北长阳县武落钟离山



武落钟离山向王庙，左下方为清江

《重庆民族丛书》编辑委员会名单

顾 问：滕久明（苗族） 程贻举
主 任 委 员：石胜福（苗族）
副主任委员：严 峻 洪道元（土家族）
奚正训 白新民（土家族）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立恒 王明凯 王福辉
石胜福（苗族） 石敦坤（土家族）
白新民（土家族） 田绍恩（土家族）
冉易光（土家族） 冉景福（土家族）
冉武恩（土家族） 蓝 勇
朱名忠（土家族） 孙伟洪
严 峻 余永康 张 牛（回族）
陈 川（土家族） 罗道书
杨 铭 洪道元（土家族）
赵凤强 奚正训 程 伟（苗族）
彭林绪 蔡盛炽（苗族）
管维良

内 容 提 要

本书首先从土家族与古代巴人的历史、地理方面的渊源关系入手，考察两者在历史、地理上的关系，得出古代巴人为土家族先民之一的结论。然后，论述土家族与古代巴人在文化、艺术、宗教、习俗等方面的联系，从更深层次上证明土家族与古代巴人的历史文化渊源关系。该书旁征博引，内容全面而具体，翔实而准确，详细地阐述了土家族与巴人关系的各个方面及各个层次，对于主张土家族与古代巴人一脉相传的命题是一次重要推进，其学术水平在国内这一领域达到了前沿水平。

序

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 滕久明（苗族）

《重庆民族丛书》的出版，标志着重庆的民族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喜可贺。

重庆是一个多民族的直辖市。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居住着汉族、土家族、苗族、侗族、彝族、回族、蒙古族等50个民族。全市少数民族198.3万人，占全市人口总数的6.8%，较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所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还大。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重庆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团结奋斗，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文化。

严格说来，唐以前，重庆的居民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早在商周时代，重庆居民的祖先——巴人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殷末周初，曾参加伐纣。在牧野之战中，“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为周人灭商建了头功。秦汉之际，汉王刘邦曾利用他们平定“三秦”，加快了汉朝统一中国的步伐；汉高祖还因为他们射杀白虎有功，给他们特殊的奖励。明代抗倭，渝东南的“土兵”曾和湘西、鄂西的“土兵”一起，夺得了“江南第一功”。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重庆各族人民前仆后继，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重庆各族人民在创造自己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从“干栏”到“吊脚楼”，从“一笼鸡”到“火锅”，从“土船”到木舟，从“腌鱼”到“边弩”，从“煮盐”到“炼丹术”……土家族的“西兰卡普”、苗族的蜡染扎染、彝族的“擦尔瓦”、蒙古族的

圆顶屋……数千年来，重庆各族人民都在不停地创造、创新、发现、发明、发展，创造和丰富着物质文化。就精神文化而言，史籍中的记载不少。据宋玉《对楚王问》中云：“客有歌于郢中者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中的《巴人》无疑为源于峻岭幽谷之“巴歌”。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云，刘邦看了巴人的歌舞，赞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命乐人习之”，成了中华民族艺术史上著名的“巴渝舞”。唐代兴起的《竹枝词》，本源于巴人之民歌。土家族的“摆手舞”、苗族的“芦笙舞”，于今还在向都市和其他民族传播，广为传唱的《太阳出来喜洋洋》、《黄杨扁担》都采录于渝东南土家族、苗族聚居区。这些精品，堪称中华民族艺术中的奇葩。

由于重庆地处我国东西部的结合部，可吸纳八方之信息，亦可向四面传播，古代的巴渝文化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今天的重庆各民族，亦无不具有祖先们的气质和某些性格特征，无不展现出传统的美德和品性。现实扎根在传统的土壤里，当今的文化发展，也是对传统的优秀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将为重庆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更加广阔的前景：重庆民族文化的成果将为全人类所共享，世界上的优秀文化也将融入重庆的民族文化之中，一个民族文化大交流、大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重庆民族丛书》的出版，正是为了迎接这一新时代的到来，也是为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服务。

《重庆民族丛书》展示了重庆各族人民创造的部分成果，它也是当代学者们辛勤劳动的结晶。重庆的民族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丰厚的积淀和底蕴。重庆民族文化的研究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工作，它需要若干代人的努力，也需要组织起一支从事这一工作的队伍，还需要建立起相应的资料库。希望相关的部门和单位为学者们的潜心研究创造更为良好的条件和氛围，使之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来。

绪 论

1997年，重庆被全国人大通过成为第四个中央直辖市，原属四川省管辖的黔江、万县、涪陵等地县的划入，使重庆成为我国第一个带有族自治县的直辖市，在其文化内涵中凭添了几多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

被划入重庆直辖市的原黔江地区有土家族100余万人，主要分布在酉阳、石柱、秀山、黔江、彭水县；原万县地区的奉节、云阳、忠县有土家族1.3万人；原涪陵市的武隆、涪陵区、南川市、垫江县的土家族估计也有近10万人。与上述各县毗邻的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湖北鄂西土家族自治州，分布着近400万土家族。

土家族是20世纪50年代被国务院公布为我国56个民族之一的，关于这个民族识别的过程已没有必要在此赘述；但在这一过程中提出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后裔的命题，却成为学术界一直进行不懈探索的课题。

著名的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讲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说：土家族与巴人的关系，作为民族史的研究课题，不仅是重庆市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课题，在中国民族史学界，由于其对象涉及几千年中华民族的演化变迁，如果其民族主要成分的承续脉络清晰，将是世界范围内不多的人类共同体之一，对研究人类社会也是非常重要的材料。在这一认识之上，笔者还想补充的是：这一课题对于重庆直辖市来说，无疑还具有增进民族团结、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的现实作用。

土家族，中国56个民族之一。自称“比兹卡”，汉语称为“土家”。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部的永顺、龙山、保靖、桑植、古丈等县；湖北省西部的来凤、鹤峰、咸丰、宣恩、利川、恩施、巴东、建始、五峰、长阳等县；重庆市的酉阳、秀山、黔江、石柱、彭水等区县；贵州的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德江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使用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无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现绝大多数人使用汉语；沿酉水（源自湖北鹤峰，注入湖南沅水）流域约20万人仍使用土家语，有的也兼通汉语。

而巴人与巴文化也是人们所熟知的。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巴人为中国西南古代民族，活动于商代后期到南北朝。传说巴人起源于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县境内），最初称王的酋长名叫廪君，所以又称廪君蛮。巴人居住的地域大致先后在今重庆东部、陕西南部、湖北和湖南西部一带。商以后，巴人势力发展，征服了周围的一些部落。西周初期，受周王室分封，在汉水流域建立了巴国。春秋至战国中期，占据渝东之地，与楚、邓、庸、蜀等国交往频繁，文化上互相影响，也与这些国家不断进行兼并争战。巴人对鄂西、渝东一带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年）灭于秦。秦灭巴以后，置巴郡，对巴人颇优待，“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汉代，巴人属于“巴郡南郡蛮”，分化很快，一部分与汉族融合；一部分可能与濮融合，在魏晋时构成僚族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由于反抗汉朝的统治而被强制迁到湖北江夏，称为沔中蛮或江夏蛮，至6世纪时与号称盘瓠之后的蛮族混合而难以分辨。之后，史籍不载。

20世纪50年代，潘光旦先生在参与土家族族别认定时，提出了土家族源于古代巴人之说。他认为，巴人之所以成为土家族人的祖先，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迁到了今天土家族的聚居地——湘、鄂、渝数省交界地^[1]。在此前提下，潘光旦先生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巴人演变成土家族的论据：

1. 巴人和土家族族称发音相同。土家族自称“比兹卡”，其中“比兹”是名称本身，“卡”等于“族”或“家”。而古代与中古的巴人，自称中也带有“比”的音节，如地名方面，巴人曾经活动过的区域内有：湖南的白抵城、百曳滩，湖北的百节峒、北佳坪、白脊山、柏子山、白雉山，贵州的必节县，重庆的百节、柏枝山，以及一些带有“鳌”或“别”的地名如“鳌县”等。在人名、姓氏、族称方面，在巴人活动过的区域或历史中，有：胚氏、“斑子”与班氏、“复夷”、比足齐、必际、鼻息、伏羲等。

2. 巴人和土家族均生活在一个多虎的环境且都有白虎神崇拜。巴人与土家族生活过的西南和中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虎的环境，这在古籍《山海经》、《汉书》、《华阳国志》、《南齐书》、《蛮书》、《谈苑》、《虎荟》等古籍中，比比皆是。

陕南、川北之间的巴山或巴岭，或其他地区的巴山，产生的老虎多，与老虎有特殊关系的人也多，在古典文艺作品里就有反映。例如，明吴承恩《西游记》(第三十四回)中就有一个角色叫巴山虎。战国末年，秦、蜀、巴、汉四郡(即陕西南部、四川、重庆东部，汉指汉中)有白虎，伤人甚多，统治者募“板楯”一派的巴人捕杀。鄂西南与重庆毗连的地带也是一个多虎的环境，宋孔平仲《谈苑》卷二说：“施、黔州……县中板簿有退丁者，非蛇伤则虎杀之也”，可见长江以北的重庆也是一个多虎的区域。唐代诗人如杜甫、元稹、白居易等都在重庆住过，都把重庆说成像是一块到处是虎的地方。至于施州、黔州，即今以湖北恩施与重庆彭水为中心的地域，更多到兵丁的退役除名，竟有一半是因为受到虎伤亡的。具体说到廪君的出生地长阳，《长阳县志》卷一“山水”说：“丹水东北流，两岸石上有虎迹甚多，或深或浅，皆悉成就自然，咸非人工”，卷七“物翼”说：“邑旧多虎患，虎多之年，岁必凶，名曰‘虎荒’”，可知以虎多著名。

其次，是关于白虎神崇拜。巴人自称白虎后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说：“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

祠焉”。《华阳国志》记载，汉初的“板楯蛮”又称“白虎复夷”。又，东汉繁长、张祥等题名的碑里列有两个“白虎夷王”，名叫资伟与谢节。入晋以后，“板楯蛮”又有“弼头虎子”的称号。南北朝末叶，鄂东长江沿岸的巴人中有自称属于“虎蛮”种落的。樊绰《蛮书》卷十说：“巴中有大宗，廩君之后也。……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可见，从西汉初年到唐代，巴人或自称为“白虎夷”，或“虎子”、“虎蛮”。

虎在巴人生活里的中心地位发达到一定程度，终于与巴人合而为一，巴人就是一种“虎人”；廩君死而魂魄化为白虎，巴人是廩君的子孙，也就是白虎的子孙。说巴人最初可能是一个虎图腾的民族，理由即此。于是，虎在巴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和作用，例如巴人善于猎虎、铸虎钮鐻于，喜欢把“虎”用于人名、自称“虎子”、作战勇猛等。

至于土家族的白虎神崇拜在此就不赘述。

3. 巴人和土家族语言中有相同的词汇。这就是：虎称“李”和鱼称“嫩隅”。首先，潘光旦先生从唐代诗歌中寻找的证据证明，巴人是有自己的语言的，如耿伟《送夏侯审游蜀》中的“更问蜀城路，但逢巴语人”。然后，他举出了巴人称虎为“李”的证据。如《方言》卷八“虎”条：“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或谓之於菟。自关东西谓之伯都”。《方言》中这两个对虎的称呼“李父”和“李耳”，均是非汉语词汇，可与今天土家族对虎的称呼勘同。“李父”即土家语的“李爸”，用于称公虎；“李耳”即土家语的“李尼夹”，用于称母虎。而《风俗通义》佚文卷一载：“呼虎为‘李耳’。俗说，虎本南郡中庐李氏公所化为，呼‘李耳’因喜，呼‘班’便怒”。汉代“巴郡南郡蛮”本多廩君之种，照《后汉书》的口气，更全都是廩君之种。中庐，汉县，在今襄阳县西南，属于古代巴人活动的范围。这个“虎本南郡中庐李氏公所化为”的故事，简直就是“廩君魂魄化为白虎”传说的翻版。所以说，巴人与土家族都有虎称“李”的词汇。